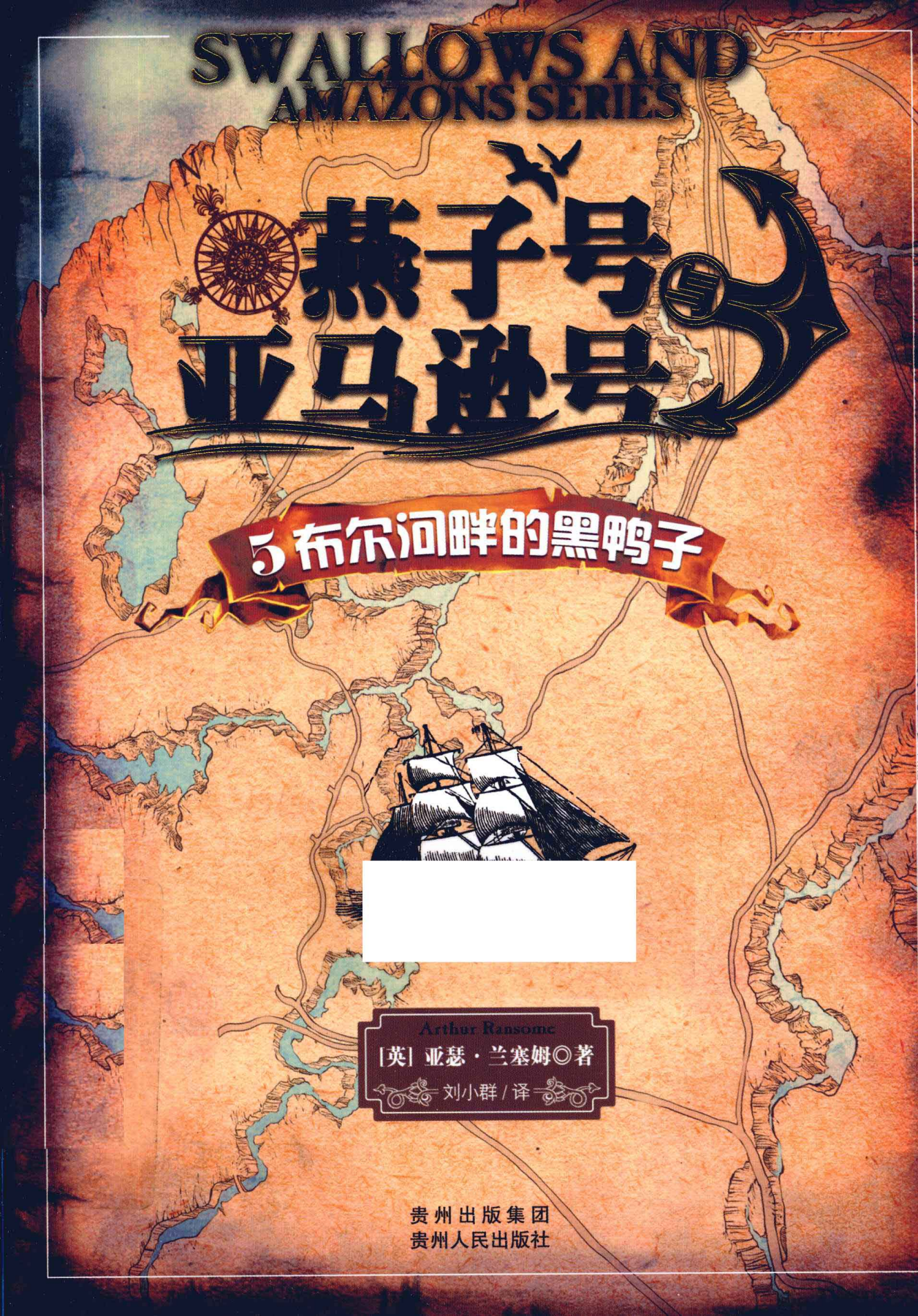


SWALLOWS AND
AMAZONS SERIES



燕子号 与 亚马逊号

5 布尔河畔的黑鸭子

Arthur Ransom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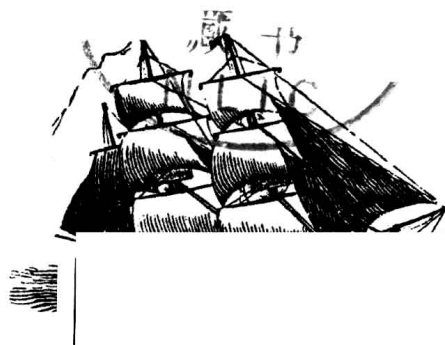
[英] 亚瑟·兰塞姆◎著

刘小群 / 译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燕子号与 亚马逊号

5 布尔河畔的黑鸭子



[英] 亚瑟·兰塞姆◎著

刘小群 / 译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布尔河畔的黑鸭子 / (英) 亚瑟·兰塞姆著; 刘小群译 — 贵阳:
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2.9

ISBN 978-7-221-10501-1

I. ①布… II. ①亚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07304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22-2012-11

Copyright: © COOT CLUB 1934 by Arthur Ransome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RANDOM HOUSE GROUP LTD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3 GUIZHOU PEOPLE'S PUBLISHING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布尔河畔的黑鸭子

Buer hepan de heiyazi

(英) 亚瑟·兰塞姆 著

刘小群 译

执行策划 袁政英

责任编辑 阎循平

特约编辑 狄兰 伞玥

美术编辑 袁静芳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: 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201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00mm*1000mm 1/16

字数 241 千字 印张 14.25

ISBN 978-7-221-10501-1

定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目录

上 部 黑鸭子与外地人

第一章 来得真巧 / 2

第二章 失 望 / 8

第三章 计划落空 / 16

第四章 只好如此 / 26

第五章 起绒草号 / 31

第六章 设身处地 / 41

第七章 邀 请 / 45

第八章 无 辜 / 52

第九章 死里逃生 / 57

第十章 潜 伏 / 6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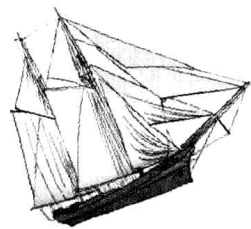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一章 汤姆有危险 / 7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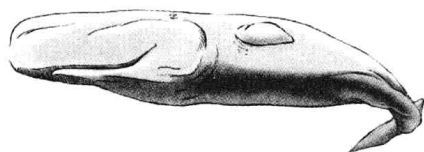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二章 迫在眉睫 / 82

第十三章 山雀号的伪装 / 90

第十四章 波特黑根历险 / 99

第十五章 告别“左右舷” / 108





下 部 南方水域历险记

第十六章 向南进发 / 118

第十七章 错过起航 / 124

第十八章 穿过雅茅斯 / 130

第十九章 搭乘货船 / 142

第二十章 风继续吹 / 150

第二十一章 跟进号与欢迎号 / 156

第二十二章 重返故里 / 166

第二十三章 奥尔顿的风暴 / 173

第二十四章 取消航程 / 182

第二十五章 草率的“司令” / 188

第二十六章 雾中的山雀号 / 195

第二十七章 勇敢的威廉 / 200

第二十八章 遇难与营救 / 207

第二十九章 正面交锋 / 217

后 记



上 部

黑鸭子与外地人



第一章 来得真巧

诺里奇的索普火车站是个终点站，进站的火车都来自英格兰中部和南部。如果要途经罗克瑟姆，继续往东边和北边去的话，火车就得先掉转车头，然后沿原路返回驶出车站。迪克和多萝西·卡勒姆从未到过诺福克郡，所以火车靠站后他们坐在车厢里等了十分钟，不知道火车会不会很快再次启动。他们仍然记得在伊普斯威奇和科尔切斯特以及其他车站停车的时候，情况也是这样的。不过，只要再过几英里，他们的旅程就结束了。多萝西本来一直在考虑自己要写的书，可这会儿她脑子里全是老巴拉贝尔夫人，要是她老人家一直待在罗克瑟姆车站等着他们，那该多让人揪心呀！他们马上要和老太太一起生活一段日子了。如果这趟车没载上他们，老太太就会返回小船，那艘小船就停泊在河流的下游，但具体在哪儿他们也不清楚。如果迪克和多萝西坐的不是这趟车，即便到了罗克瑟姆，他们也没有办法找到她。所以，迪克提出来要下车，去站台上看看火车头转得怎么样了，但多萝西极力反对。如果迪克要出去，她也必须得跟着，否则他们两人就会走散，其中一个落在后面，而另一个就会坐着火车单独去罗克瑟姆。况且，要是她也下了车，火车一开动，还不知道会把他们的行李带到哪儿去呢。想到这儿，她抬头看了一眼行李架上的两只小手提箱（“叫他们少拿点行李，我的小船可能放不下。”她回想起巴拉贝尔夫人在信中的嘱咐）。就这样，她和迪克只好干坐在车厢里，整整等了十分钟，无聊地看着车窗外冷清的站台。

终于，哨声响了，他们看到引导员挥动一面绿色旗子。

“别再把头探出去了，迪克，”多萝西说，“关上窗子吧。”

迪克正要拉下车窗的时候，看到一个男孩急匆匆地沿着站台跑过来。他身上的东西可真够沉的，胸前抱着一个纸包裹，一只手拎着一个大油漆罐，另外一只胳膊上还挂着一卷新买的绳索。他边跑边往车窗里瞧，好像在寻找熟悉的面孔。多萝西注意到，虽然现在已是晴朗的春天，这孩子还穿着一双长筒胶靴。

“他还不上车的话，可就来不及了。”迪克说。

“喂，想走的话就快点。”车站服务员冲他大喊。就在这时，男孩刚好走过他们那扇车窗，脚下突然被他拖在地上的绳头绊了一下，跌倒了。那罐油漆一直滚到了站台边，纸包裹也散开了，里面的木块啦，钩环啦，忽地一下子飞了出去。

火车已经开动了。有个服务员从站台远处飞快地向男孩跑来，而男孩就像弹簧一样从地上蹦了起来，很快抓起散落一地的木块，塞进袋子，又连忙伸出一只脚，挡住马上就要滚下站台的油漆罐。转眼间，就看到他抱住油漆罐跟着车子在跑了。

“别费劲儿啦。”一个检票员喊起来。

“等下一趟吧。”正撵着男孩的那个服务员也喊起来。

“小心碰头！”男孩叫了一声。

话音刚落，那只油漆罐就从迪克和多萝西之间的窗口飞了进来，紧接着，那卷绳子也跟着甩了进来。车厢门还开着，男孩一头扎了进来，然后整个身子都爬上来了。

多萝西在门口拉了他一把。迪克说：“最好把门关上。”然后伸出手去，拧上了门把手。

那个服务员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，也不再追赶了。

“来得真巧，”男孩说，“我可不想错过这趟车。幸亏你们的窗子还开着，我真走运。”

“你没伤着什么地方吧？”多萝西说。

“没有。”男孩说着，拍了拍手上的灰尘。看到他灵巧能干的双手，迪克惭愧得都想把自己的手给藏起来了。

多萝西也一直盯着这男孩。他捡起那只油漆罐，扔进来的时候罐子已经撞得变了形，不过还没摔破。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木块、钩环，还有一小包铜铰链和一小袋铜螺丝。看到摔跤的时候一个也没弄丢，他就在座位上重新把那卷崭新的绳索盘好。这孩子很壮实，瞧他的双手，身上的蓝毛线衫、靴子、绳子，还有其他东西，怎么看怎么像是一个小水手，不过，他的夹克倒跟迪克的很像，还有他的法兰绒短裤……不过，好多男孩子都穿法兰绒短裤。

火车缓缓驶出了诺里奇。透过车窗，迪克看到路旁有一段残垣断壁，中间还留着一道拱门。

“好古老啊！”他对多萝西说。

多萝西听到他这样说，觉得有必要给这个陌生男孩解释一下，就说：“我们



的爸爸是个考古学家。”

“哦，我爸爸是医生。”男孩说。

接下来的路段，火车紧挨着河边行驶。河面上有一艘蒸汽船正从诺里奇方向开过来。接着，火车驶过了一座桥，然后铁路两侧都能看到河流了。左边是一条曲曲折折的老河道绕过索普村，河畔花园旁泊着许多游艇和摩托艇，而右边是一条笔直的新河道，模样难看多了。没过多久，火车又一次跨过了老河道，接着就缓缓靠站了。越过附近一片草甸，他们看到一道很宽的河曲，岸边停泊着三四只船屋，还有一艘小游艇在慢慢地靠岸。

“喜欢船吗？”其他人忙着上下车的时候，男孩说。

“嗯，非常喜欢，”多萝西说，“上次我们就在一只船屋上度的假呢，冰天雪地的，可好玩了。”

“船屋啊，老会冰冻的。”男孩说。“你们经常去航行吗？”

“从没起过帆，”迪克说，“一次也没有。”

“不过有一次是在冰上，坐雪橇航行。”多萝西说。

“那可不是真正的航行，”迪克说，“那只是被风推着走罢了。”

“在罗克瑟姆你们会有好多机会。”男孩一边说，一边抬头看着那两只小手提箱，箱子上挂着黑白两个大标签。

“我们要去一条船上住，”多萝西说，“船不在罗克瑟姆，而是在下游的某个地方。”

“那艘船叫什么名字？”男孩说，“那儿的船我都认得。”

“我们也不清楚。”多萝西说。

“我住的船叫山雀号，当然喽，是一艘很小的船，不过，船上也有天篷。我昨晚就住在那艘船上。和帆船一样，也可以挂帆航行，你们看，这就是船上用的绳索，还有木块、油漆等等，都是买给它的生日礼物呢。我是为了买这些才去诺里奇的。”

迪克和多萝西看了看那些木块，又用手指摸了摸那卷像丝般光滑的新绳子。如果想学学怎么开船，他们似乎还真来对了地方。

这会儿多萝西甚至在想，下次再见到南希和佩吉·布莱凯特还有沃克兄妹的时候，她和迪克也能自豪地声称自己是水手了，南希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。有一年冬天，他们曾在湖滨一起度过了一个月的愉快时光。自从那个寒假以来，他们就下定决心要学习开船。不过，肯定不能在复活节期间去北方，因为到那时候布

莱凯特姐妹和她们的舅舅已经走了，而沃克兄妹和他们的父亲还待在南方英格兰的家里休假呢。因此，要学开船，他们只能盼着来年暑期了。没想到复活节的假期快过一半的时候，正好收到了巴拉贝尔夫人的一封信。很久以前，巴拉贝尔夫人还是卡勒姆夫人的小学女教师，不过后来她去转行搞绘画了，她哥哥就是个非常有名的肖像画家。她在寄给卡勒姆夫人的信中说，她和她哥哥在诺福克湖区租了一艘小游艇，而她哥哥到伦敦给几个有头有脸的印度人画肖像去了，船上就只剩下她一个人和她那条哈巴狗威廉。她说，如果迪克和多萝西有空的话，想请他们来住一段日子，跟她做个伴儿。没想到他们这个时候刚巧无人照管，因为他们的爸爸要去参加一场关于罗马墙的考古会议，当然，他们的妈妈也就顺理成章地一起去了。就这样，一两天之内他们一家人就安排妥当了。这不，他们现在已经到了这里。快到罗克瑟姆的时候，他们碰巧遇上了这样一个男孩，而他的样子甚至比约翰或者南希更像水手。看来他们一切都很顺利。

没过多久，他们就过了塞尔胡斯车站。“快看，”迪克说，“那儿有一只苍鹭。那块地又没有水，它想干什么呢？”

“啄青蛙呗。”陌生男孩说。突然他又问了一句，“你们对鸟儿也感兴趣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迪克说，“不过，有好多鸟我们都没见过呢，我们一年到头基本上都待在镇上。”

“你不会去掏鸟蛋吧？”男孩紧盯着迪克说。

“我可没掏过。”迪克说。

“从没有过呀。”男孩说，“不去掏就好……你知道，我们这儿成立了一个鸟类保护协会，只能看鸟，不能再去掏鸟蛋了。我们今年探过三十七个鸟窝……”

“三十七个啊？”迪克说。

“在我们那片水域……霍宁那边……”

“我们要去住的船就在那儿呢。”多萝西说。

“顺便问一下，”男孩说，“你们在车上没见到两个女孩吧？是双胞胎。没有？她们早上还在诺里奇，不过，我猜她们一定是和她们的爸爸开车回去了，否则的话，她们也会坐这趟火车，我们经常坐。坐汽车的话，沿途就看不到河上的风景。”

“那儿有只鹰。”迪克说。

“是茶隼。”男孩看着那只盘旋在小树林上空的鸟儿说，“看啊！我们就要到站啦。”



火车慢了下来。当火车又穿过一条河道的时候，他们望了一眼河边停泊的船屋。人们开始做午饭了，船上的烟囱升起袅袅炊烟。他们还看到一座老磨坊，一座桥，桥边还有一根根竖起来的桅杆。然后，火车驶进罗克瑟姆车站，停了下来。

陌生男孩很警觉地看了看窗外。

他看到站台上站着个老太太，正向车窗里张望着，当然，他还看到了站长。他瞅准机会，抓起他的油漆罐和绳索溜下了车，把车票扔给车站门口的验票员后，拔腿就想跑，没想到站长的动作比他还要敏捷。

“哼哼，”他说，“我一接到诺里奇那边的电话，说有个男孩买了到罗克瑟姆的票，火车开动了还跳上了车，我就猜很可能是你，他们要我好好跟你谈谈。喂，不敢再犯了吧。不过，这一次你好像没摔断骨头吧？”

男孩咧嘴笑了笑，他和站长可是很要好的朋友。不过他也知道，诺里奇车站那边肯定不会让他这么轻易就下车。

“我可是及时赶到了站台，”他说，“当时我只不过是在找‘左右舷’两姐妹，然后就滑了一跤。火车虽然开了，我还是不想错过这趟车。”

“‘左舷’和‘右舷’？”站长说，“一个多小时以前，我就看到她们和法兰德先生过了那座公路桥，这会儿他们肯定吃完午饭了，已经回船上去喽……您好，太太，愿为您效劳。”他又和巴拉贝尔夫人说起话来。老太太刚找到迪克和多萝西，站长就迎了上去，帮多萝西把手提箱一起提下了车。

“终于见到你们了。”巴拉贝尔夫人说着，吻了吻多萝西，又和迪克握了握手。

“那个男孩是谁？”她问了句。

“我们在车上交的一个朋友，”多萝西说，“他对船可了解啦。”

“还有鸟儿。”迪克说。

巴拉贝尔夫人看到他急匆匆地走出车站大门，沿着一条小道走上了马路。“以前好像没见过他吧？”她说，“他说的‘左舷’和‘右舷’又是谁呀？”

“那男孩名叫汤姆·达钦，是霍宁当地一位医生的儿子，”站长说。“他经常待在一条小船里，您也许在河上见过他，一到放假，他就很少上岸了。‘左舷’和‘右舷’嘛，听起来挺奇怪的，那是一对双胞胎姐妹的名字……”话没说完，站长发现火车引导员等着发车，于是就连忙赶了过去。

“大忙人一个。”巴拉贝尔夫人说，“来吧，迪克。怎么样，又写了几本书吧，多特？不错嘛，你们带的行李正好合适，这样我腾出的位置就够你们放东西了。我叫了一辆手推车，可以把你们的东西送到河边去。我们就走水路吧，可能

要多花点时间，不过比走陆路更有趣。有一艘汽艇要去霍宁，那个小伙子船夫说他可以带我们过去，我的起绒草号停在村后的水面上。不管怎样，我们先吃饭吧。我还得给你们备上几双胶靴，就像那个男孩穿的那种。以后每次上岸，你们就会觉得胶靴是个好东西。”



第二章 失 望

好多船啊！迪克和多萝西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船。巴拉贝尔夫人先带他们去了一家店铺，只要是水手们用的东西，无论是穿的，还是佩戴的，都能在那家店铺里买到。接着，他们去了一家小旅馆吃午饭。旅馆里的客人们都在兴致勃勃地聊着船上的事儿，嗓门一个盖过一个。吃过饭，他们来到河边寻找那艘去霍宁的汽艇。放眼望去，船上高高的旗杆上挂着各种旗帜，迎风招展。就连出租用的小游艇也在桅顶挂着一面面随风舞动的小旗子。到处都挤满了各式各样的船只！附近有一艘黑色大型平底货船，桅杆漆得光灿灿的，正停在罗克瑟姆桥头的老粮库边装船，甲板上忙得热火朝天；不远处是来往穿梭的平底船，还有一排排装满油料、准备出发的摩托艇。再往远处是数以百计的大小风帆游艇，有的拴在码头上，有的排得整整齐齐，锚在堤坝下两三英寻深的水面上，或者停靠在主河道旁的人工港内。

“怎么有那么多船都盖着防尘罩呢？”多萝西问了一句。

“其实是雨衣，”巴拉贝尔夫人说，“就是遮雨天篷。一到晚上，人们就会把它们支起来，这样就可以给座舱井盖个顶儿，空间就更大了。当然啦，船靠在那儿不开的话，天篷还可以遮遮雨。现在倒是有好多船没租出去，不过，这儿一到夏天就成了露天广场，整个英格兰四面八方的人都来租船，幸亏我们来得早。”

“现在就像露天广场了。”多萝西说，耳边响起电唱机的歌声，还有船棚里叮叮当当的敲打声。“哦，看哪，有人在开船了。所有的大船后面都挂着小船吗？像母鸡带小鸡一样？”

“那是舢板，”巴拉贝尔夫人说，“你想啊，住在游艇上的人，要是想去买点牛奶回来，或者是去寄封信什么的，就可以划着舢板去啦。”

“我们划过一回的，”迪克说，“不过，只划了几分钟而已。”

接着，巴拉贝尔夫人看到一个船夫在朝他们招手了。又过了一两分钟，他们就坐上了那艘小汽艇。汽艇嘟嘟嘟地沿着罗克瑟姆河道行驶，船头放着他们的两

只小手提箱以及从杂货店捎回来的一些包裹。多萝西满心欢喜地看了看其中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裹，里面装着巴拉贝尔夫人给他们买的物美价廉的油布雨衣、防水帽以及海靴。当然，天气这么晴朗，明晃晃的太阳直射下来，想要穿戴这些东西，这会儿可找不到什么理由。不过，多萝西只是看了几眼，就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水手了。

一拐进河道的入口，他们就再也听不到罗克瑟姆镇上的嘈杂声了。河道两边长着高大的树木，树林里掩映着几座低矮的小屋。靠近水边是一道道绿色的草坪，草坪上有几只水鸡在溜达，看上去就像鸽子或孔雀一样。一个脚上穿着长筒靴、头上戴着帆船帽的人正忙着修剪草坪。

“看啊，”多萝西说，“有个水手在修草坪。”

“他们这儿的人水性大都很好，天生的。”巴拉贝尔夫人说，“有人还说，好多孩子一出生就长了蹼趾呢，跟鸭子一样。”

“不是真的吧？”迪克说。

“我也不敢肯定，”巴拉贝尔夫人说，“不过，这里的小孩刚学会走路，好像就能开船了。”

“您是这儿出生的吗？”多萝西问这话的时候，全神贯注地看着巴拉贝尔夫人脚上那双漂亮的胶底鞋。

“我在贝克尔斯出生的，”巴拉贝尔夫人说，“也是在河边，那条河离这儿不远。”

不是每个人都有幸出生在河边，不过，她和迪克来到这里，至少也能弥补一下这样的遗憾吧。多萝西心想。

渐渐地，树林里再也看不到房屋了。时不时地，透过树林，迪克和多萝西可以看到斑斑点点的波光。不一会儿，他们经过一条狭窄的水道，来到了一片宽阔的湖面。湖面上的风不大，不过许多船都挂着帆。树林边风就更小了，虽然也有几艘游艇起了帆，但根本就使不上舵。再往前一点，他们又看到一片开阔水域，两边仍然是浓密的树林。突然，一阵噪音从他们的艇尾传来，那是一艘他们在罗克瑟姆见到过的大摩托艇。摩托艇在他们身边呼啸而过，掀起一排狂浪，他们的汽艇被冲得左右摇晃。

“就跟海上一样啊。”多萝西说。她死死抓住汽艇的舷缘，生怕自己会有什么闪失。

“他们没必要开这么快，”船夫说，“你们看，他好像在生火做饭呢。”



船夫指了指前方拴在一根树枝上的一条白色小船。那条船比他们见过的任何一艘游艇都要小得多，其实就跟游艇后面拖着的小舢板差不多大，不过，船上也竖着一根桅杆，做饭的地方还支了天篷。大摩托艇经过时，一股余波就把那条小船顶了起来，差点儿都撞到上面的树枝了，船上突然还冒出一股烟来。

“是汤姆·达钦。”多萝西说。

“是山雀号，”迪克说，“那儿有船名。”

他们经过小船的时候，船夫让汽艇慢了下来。

汤姆·达钦正跪在船板上做饭，脸涨得通红，手里拿着一口煎锅，回过头来看了看。

他朝船夫点了点头。“弄得我熏肉油溅得到处都是。”他说。“哦，你们好！”看到迪克和多萝西他又说。

“真丢人。”船夫说着，又加快了汽艇的速度。“汤姆·达钦是个名副其实的小水手，你看他那艘山雀号就像针头那么小。”

“对啦，”巴拉贝尔夫人说，“你现在总可以跟我们讲讲‘左舷’和‘右舷’了吧，就是他在罗克瑟姆车站和站长说起的那两姐妹……”

“站长还说女孩子取这样的名字怪怪的。”多萝西插了一句。

船夫哈哈笑了起来。“‘左舷’和‘右舷’啊，”他说，“我们都这么叫她们，也不叫她们别的什么名了。她们是法兰德先生的双胞胎女儿，比小汤姆还要小点儿，他们都一起长大的。当初法兰德夫人临死的时候，她们才几个月大。好心的邻居达钦夫人，就是那个医生的妻子，领养了她们。达钦夫人现在又生了个小儿子，现在可能没工夫带她们了。不过，达钦夫人待她们姐妹俩，就像亲妈一样呀……坐稳扶好！……你们看过有那样开船的吗？”他突然把汽艇转向一边，想避开一艘横冲直撞的风帆游艇，游艇正在来来回回地抢风航行。他们刚一避开，那艘风帆游艇就跑到河道中央耀武扬威去了。“那家伙可能从没开过船吧，”船夫说，“要不了一个星期，这样的新手就要遭人耻笑了。要学开船的话，去北河^[1]倒还不错。”

多萝西兴奋地看了看迪克，迪克也看了看多萝西。

他们驶过那片树林之后，河面慢慢变宽了。岸边长满了芦苇，其中夹杂着几棵柳树。对面一溜五艘小帆船正朝他们驶过来，也在忽左忽右地抢风航行，就像水面上飞着几只蝴蝶一样。

[1] 布尔河的别称。

“是在竞赛吗？”巴拉贝尔夫人说。

船夫回过头说：“不赶时间的话，夫人，我想把船靠边，让他们先过。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他关掉了引擎，让汽艇紧贴着岸边滑了过去，然后一把抓住一根柳树枝，稳住了船。迪克也抓住了一根树枝。

接着，第一艘赛艇朝他们这边蹿了过来，一下子又转了个弯，向对岸驶去。船夫回过头对巴拉贝尔夫人说：“‘左舷’和‘右舷’来了，夫人，您要是想看看她们的话，就请留意第四艘小帆船吧。不过法兰德先生一般不会这么落后的。”

他们看到第二艘小帆船飞驰而过，第三艘也越了过去，紧接着第四艘也横扫过水面。“准备转向！”舵手喊了一声。一阵啪啦啪啦的船帆响过，小帆船迎着风，紧贴着汽艇蹿了过去。多萝西几乎可以够得着她们，甚至可以跟其中那个拽着三角帆的女孩握个手。

“有这样的船员还真不赖呀，我是说法兰德先生，”船夫说，“虽然她们俩加起来也抵不上一个男子汉。”

“我猜她们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吧。”多萝西很兴奋地说。

“你们马上就会再见到她们的。”船夫说着，又发动了汽艇的引擎，“她们开到你们的船那儿之后还会掉回头，一直到霍宁的斯旺湾，比赛才结束。”

“你们的船。”他刚才就是这么说的。巴拉贝尔夫人掌舵的话，她和迪克听着号令，像那两姐妹一样，熟练地拉着帆，那样的日子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啊。多萝西正在构思着一本小说，要是她和迪克能那样驾船该多好呀，什么惊险刺激的情节都有了。他看了看迪克，而迪克这会儿正忙着记他的笔记呢。寒假里，他的笔记簿上画满了星星，不过随着昼长夜短，他的笔记又写满了鸟儿的名字。比如这一次，苍鹭啦，茶隼啦，黑鸭子啦，水鸡啦，他把它们全记在他的鸟类目录中去了。就在他们遇上这几条赛艇之前，他还看到一只头顶上长着两簇毛的鸟儿，只有一根细长的脖子露在水面上。他一下子就认出来了，那是一只凤头水鸟。

*

他们继续往前赶路。现在来到了另一个村庄，汽艇慢下来了。他们经过了几幢小木屋，还有一排船屋。河道在这里来了个急转弯，在这个叫做斯旺的水湾边上，有一家老旅馆。再过去一点，还有一个装卸台^[1]。码头边拴着三两艘游艇，

[1] 在诺福克郡，和其他地方的码头一样，装卸台也是船只装船、卸货的场所。



而码头上方则搭着几个大的舢板棚，和他们在罗克瑟姆看到的一样。

“这就是霍宁。”巴拉贝尔夫人说。

“我们的船离这儿不远了吧？”迪克说。

“汤姆说他就住这里，”多萝西说，“还有那对双胞胎姐妹。”

汽艇在一个舢板棚边停了一会儿，迪克和多萝西就迫不及待地看着拴在那儿的游艇，也不知道哪一艘才是起绒草号。不过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汽艇停下来只是为了捎上一条小舢板，是巴拉贝尔夫人早上划到霍宁来的，然后他们又沿着河道慢慢前进。这段河道就和街道一样，一边是矮小的老房子，另一边停着船只。

“医生家就住那一幢，对吧？”巴拉贝尔夫人问船夫，“就是我们眼前那一幢，有茅屋顶的，我记得我哥哥指给我看过。”

“是挂了条鱼做风向标的那幢吗？”迪克问。

“达钦医生以前是个渔夫，”船夫笑了笑说，“那条鳊鱼他挂好久了。做了医生之后，他也不怎么出船了，不过捕鱼季节一到，他还是经常去他的花园那边钓鱼。法兰德先生就住隔壁，在堤岸的另一边。”

法兰德先生的屋子离河道更远一些，迪克和多萝西这会儿只能越过树梢，看见楼上的几扇窗子。不过，他的船库倒是可以看见，他们两家之间的那段堤坝也在面前一晃而过，眼前还有一片片芦苇荡和柳树后的闪闪波光。再往前，他们见到了更多的房子，有些是新建好的，还见到一架掉了旋臂的风车。不远处是一个渡口，有一条渡船正在摆渡，船上装着一辆二轮马车。紧挨着渡口的是一家老旅馆，渡口边还停着一两条船，多萝西指着其中一条问是不是他们的，巴拉贝尔夫人摇了摇头。这已经是村尽头了，汽艇又一次加大了油门往前开。沿途他们看到了一座小山，山坡上有一座小教堂和一幢大房子。山坡下的水岸边有一群水鸡和黑绵羊，正在争抢着进食。堤坝边也拴着一条小船，不过也不是他们要找的船。

“不会还有好远吧。”迪克说。

“妈妈还说就在霍宁呢。”多萝西说。

“你们坐稳啦。”巴拉贝尔夫人说。

接下去的河道变得曲曲折折，每拐过一个弯，他们都以为马上就能看到他们的船了。

终于，那艘船出现在眼前了，但他们一下子没认出来。那艘洁白的游艇就靠在岸边，船舱和座舱井上都遮着天篷，好像就等着过夜了。

“哦，看啊，快看！”多萝西喊了起来。不过她看的不是那艘游艇，而是缓